



# 充满诗意的海棠烟雨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姜孝德

乘车赶船,我最讨厌别人手机的声音外放,你喜欢的段子未必人家就喜欢,你这是强迫别人喜欢你的喜欢。但是,那夜例外了,那人的歌声唤醒了我的回忆:“是谁错过了,岁月的岸,是谁留不住,风中的缘?海棠烟雨的传说,飘落在很久以前的春天……”听到“海棠烟雨”,我心里一惊!曾经的历史风景区,竟然还有人编起歌儿来唱?歌声有些压抑,旋律里面飘荡着淡淡的忧伤。这声音刹那间撞开了我尘封的记忆。



大约是1975年,我顺长江南岸下行,曾回头看过烟雨凄迷中的海棠溪,至今犹记,临江的小桥上方烟雨弥漫,根本看不了多远。记忆中,我是从河滩过的海棠溪——一步一步踩着踏脚石过的。几十年之后,为了写这篇文章,我不仅读

了大量的资料,还到海棠溪附近去转悠了许久,然而,一切都消失得那么干净,甚至连入江口的那段溪沟都被掩埋了。

海棠溪,是巴渝十二景之一的“海棠烟雨”所在地。海棠溪与渝中区的太平门隔江相望,上有黄葛渡,下有龙门浩。海棠溪,起源于立石沟,溪长十余里,溪水从山里蜿蜒曲折往外流淌,沿途汇聚了八条小溪的水,最终汇入长江。夏天,江水倒灌溪中,使小溪入江口一段变得颇为宽阔,仿佛是一个宁静的湖泊。

最早记录海棠溪的书是乾隆《巴县志》:“《通志》:在县南一里,山川坛侧,多植花木,渝人以为游乐之地。溪源出真武山,北流十里入江。按溪源出南城坪之山坞,流三里出江。《通志》误。详十二景。”《巴县志》纠正了雍正《四川通志》的错误,说海棠溪的水不是来源于真武山。这里说的南城坪,就是今天的南坪。

关于“海棠溪”一名的由来,同治《巴县志》说:“海棠溪,发端南岸山麓,寻源不远,极小溪

也。其名为海棠者,或曰昔多海棠,以此为名。或又曰,盛夏洪流,大江灌入溪中,三五之夕,月光激射江波,喷发作朵朵海棠状,遂以名溪。两说相持,要皆臆造,无足取也。”就我个人而言,我更相信“昔多海棠”,《花谱》说“海棠喜湿润”,海棠溪两岸夹溪,水雾升腾起来,形成如雾似雨的“烟雨”,非常适宜海棠生长。再说了,当时那么多诗人游海棠溪都有写海棠的诗句,难道还有假?

我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,找到一张摄影大师毛松友于1938年6月拍摄的海棠溪。此时,江水倒灌到溪中,溪面非常宽阔,并且似乎也有“烟雨”,整个画面雾蒙蒙的。这张照片对于我们认识海棠溪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毛松友只拍了海棠溪入江口一段,而没拍溪沟的里面。古人说,溪的两岸,美景如画,素练般的瀑布,沿崖而布,而毛松友的照片,溪的两岸是没有山崖的。

海棠溪至少在清初就有些名气了。著名诗人王士禛著有《蜀道驿程记》,他在重庆,曾渡长江,经龙门浩上涂山,他的文章就提到了海棠溪:“江滨积石中断如门,俗谓龙门浩……浩之上瀑布如练,数折入江,右即粉水,亦曰清水穴,穴右即海棠溪。溯瀑而上,石滩泓然,茆屋十馀,架固以居,略谓通往来。”

海棠溪名声大噪,得益于王尔鉴,他让其成了巴渝十二景之一。巴县县令王尔鉴每选一景,必定会献上一首诗,并且于诗前附小记,阐述他选中此景的理由,海棠

叠

的千

层底

直

达心

底。

我们在欢声

笑语中奔跑,

心中满是对未来的

憧憬与希望。

岁月如梭,时光

荏苒。如今,我们已经

长大,妈妈的千层底也渐

渐被各式鞋子所取代,年老的

妈妈再也不会为我们辛苦

纳过年穿的新鞋了,然而每当

我看到那些千层底

的布鞋,心中总会

涌起一阵温暖的

回忆。

# 妈妈纳的千层底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胡豆花

在我记忆的长河中,妈妈的身影总是那样温暖而坚定。尤其是在每年的春节前夕,家中总是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息,那是属于妈妈纳千层底的温馨气息。我们五兄妹的脚丫子从春到冬,总是被妈妈的爱紧紧包裹着,踩着她的心血,走向新的一年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无论日子再苦再难,每年春节前夕,妈妈都会为我们五兄妹准备好一套亲手缝制的新衣服和一双新鞋,那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奢华的“标配”。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妈妈为我们纳鞋底的事儿。小时候没钱买鞋,集市上也没多少鞋卖,我所在的村里几乎家家户户的妈妈都会做鞋子。每当农忙的间歇,妈妈总是会在昏黄的灯光下挑灯夜战。她的手指灵巧而有力,像是施展着某种古老的魔法,将一块块布料变成我们心目中最美丽的千层底。那些鞋面要么是妈妈从市场上精心挑选的,要么是给我们缝制新衣服余下的边角料,花色各异,犹如春天的花朵,透着生机与希望。二三十层布料的鞋底则会用旧布料加竹子壳来填充,她会用米汤对其浆过再到阳光下晒干,仿佛是在为它们注入生命的气息。那一刻,阳光洒在她的脸上,映出她的微笑,仿佛连光线都在为她的辛劳而欢呼。

妈妈总是细心地剪裁鞋样,刀刃在布料上游走,发出轻微的“咔嚓咔嚓”声,宛如在为每一双鞋子谱写一曲动人的旋律。她的每一次剪裁,都是对我们脚丫子的呵护与关爱。她说,鞋子要合脚,才能走得更远。妈妈总是记得我们五兄妹鞋样的大小,虽然我们脚丫子每年都在长大,但她会按照比例适当地增加鞋子大小,特别是我的脚板儿,妈妈总是说你的鞋子要肥点大点才行,还被戏称“脚大江山稳”,其实是我小时候长得偏胖的原故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一双双千层底,承载的不仅是布料的厚重,更是妈妈对我们深沉的爱呀!

在这过程中,妈妈还会提前纺麻线。她将自己家种的苕麻剥回来,除掉叶子和茎秆再将其放进水中浸泡,待到柔软之时再用麻刀把表皮清理干净晒干备用。妈妈的手指在麻线间穿梭,像是舞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。每一根线都是她心血的结晶,缠绕着我们五兄妹的梦想与希望。她的手指虽然粗糙,却蕴藏着无尽的温柔与力量。那一刻,我常常在想,妈妈的手指,是否也能编织出我们未来的幸福?

纳鞋底的过程,是最考验耐性的时刻。妈妈总是用大的鞋底针从正面用力穿到反面,有时还要借助顶针的辅助才能把线抽过去,如此多次反复穿针拉线,花费的时间真不少,一双大小均匀、略带花纹的“米”字或“田”字鞋底才能大功告成。这时的我们,时常围绕在妈妈身边,每一个人都盼望着自己那双精美的鞋子是第一个最先做出来的,然后好欢呼雀跃地先试脚、先洋气一下。

合鞋底和鞋面时又是一个技术活,妈妈小心翼翼地将鞋底与鞋面合在一起,再用麻线一针一线地绕鞋底四周缝制一遍,仿佛是在为我们编织一个温暖的梦。当妈妈终于将一双双布鞋完成时,她会将鞋子一一摆放整齐,像是在为我们准备一场盛大的仪式。那一刻,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与敬意。每一双鞋子,都是她心血的结晶,都是她对我们的爱与期待。那一双双鞋子,不仅仅是用来走路工具,更是她为我们铺就的一条幸福之路。

每当大年初一早晨来临,我们五兄妹就会穿上妈妈亲手纳的千层底,再穿上新衣服,走在柔软的泥地上,脚下的每一步都仿佛踩在了妈妈的心上。那种温暖,像是冬日的阳光,透过层层叠

溪入选的理由是这样的:“海棠溪在太平门大江对岸涂洞之下,左黄葛渡,右龙门浩,溪水出南坪山坞,沿壑带涧,曲折入江,江水涨时,兰桡轻棹直溯溪源,两壁石崖秀削,溪边昔多海棠,骚人每觞咏其间。相传,壁有蜀汉徐庶诗刻,没灭不能识。溪之右结为高阜,竹树阴森,时当春晓将曛,淡烟微布,细雨如丝,溪流映带,其山娟秀绰约,如嫩姬十五,闲立于素绢帷中,含睇微笑,烟雨神情,此山为独擅也,余每于署中望江书屋凭栏远眺,悠然神往。”

海棠烟雨之美,是烟雨加海棠!如果纯是海棠,天下何处无海棠?若单是烟雨,重庆四处有烟雨,但若二者相加,这就稀罕了。



海棠溪是个古码头,始于明代,为南岸五码头之一。因为有码头,重庆城的人就经常过江去玩,海棠溪也因此出了名。清代乾嘉时期,海棠溪成了旅游地,文人墨客接踵而至,此景进入巴渝十二景之后,前往游玩的人就更多了。许多人为它写了诗,让海棠溪留在了书籍中。

康熙朝,乡贤刘慈有一首《海棠溪》,颇有韵味:“清溪窈窕兰桡轻,荡入溪中烟水平。两岸海棠睡梦里,一村春酿香风生。儿童树底逐金弹,少妇楼头吹玉笙。乱后凄凉有明月,芦花处处渔歌声。”如此,田园牧歌式的宁静,让每个人都想走进这样的图画里。他在诗里说“两岸海棠睡梦里”,说明当时溪的两岸真有海棠。王尔鉴写的《海棠烟雨》,也还不错:“溪邃怜香国,山容映海棠。轻烟笼晓霁,细雨点新妆。娟秀宁工媚,幽清却善藏。每望望江屋,独立临苍茫。”在某种意义上说,诗人的诗为此景增添了文雅的气息。

今天,我们可以根据古人的诗歌,想象出春天的海棠溪:海棠溪两岸竹木翠绿,芳草满地,莺燕群飞,海棠花开似云如霞,摇曳在溪水两边,巴渝文人趋之若鹜,到这里来泛舟浮觞,吟诗作赋;春残夏近,海棠落花漂满溪面,此时来此伤春的文人似乎比仲春时节还多。嗨,真是“一片海棠艳如云,惹出几多伤心泪”。

海棠溪最美的时刻,是晨雾飘荡或者烟雨凄迷的时候。因为海棠溪两岸曾经有不少素练般的瀑布,因为瀑布、小溪、植物等散发出大量的水汽,而溪的两岸阻碍了水汽四散,于是溪上便形成雨雾。风来雾移,细雨如丝:若是海棠盛开的时节,海棠宛若十四五岁的美丽少女,掩映在雨雾之中,神态娉婷,含情微笑,若隐若现,让人欲视不真、欲罢不能……文人如此的描写真让人怦然心动。

我一直觉得,一个充满诗意的地名,就是一个美育的工具。如果,你没有听过海棠烟雨、没有听过洪崖滴翠、没有听过缙岭云霞……那么,一定是一种遗憾。

